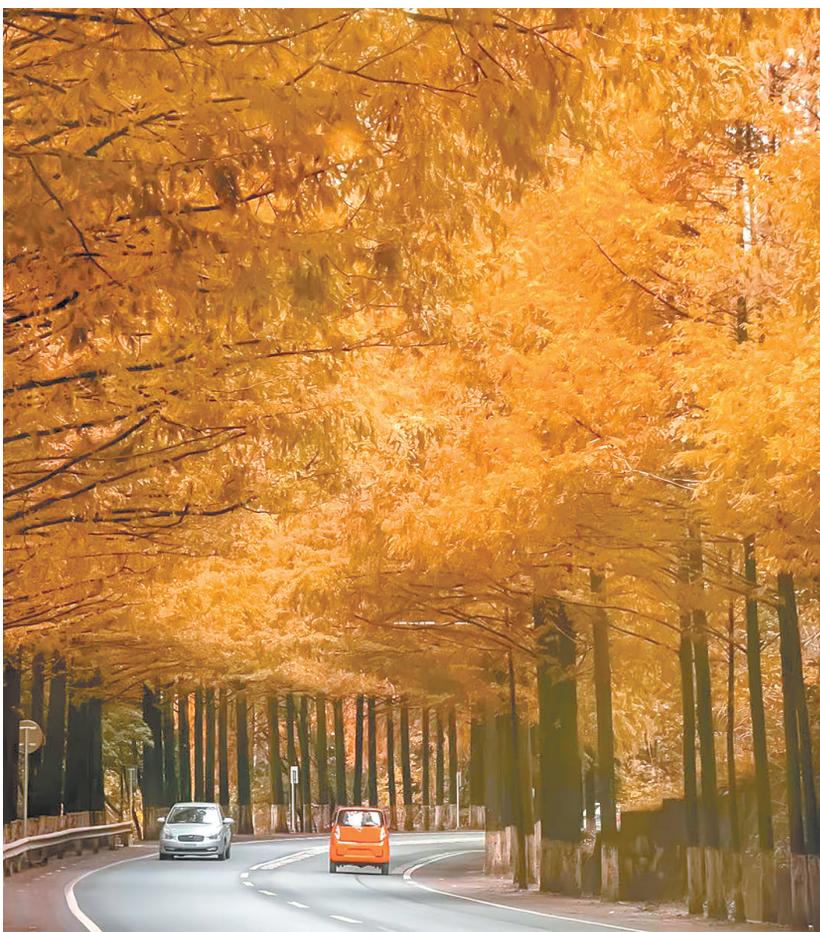


冬树

宋扬



醉美水杉公路 孔志胜 摄

叶子。

还是更喜欢那棵蓝花楹，不是因为它曾开过粉蓝的花，是它绿得好像忘了冬的存在。这脆生生的绿在梧桐叶上不曾出现过，它小小的叶片不如梧桐叶一样贪婪，梧桐叶总是摊开手掌，试图握住更多阳光，却蒙上了太多的尘埃。蓝花楹懂得有舍有得的真

谛。开花时，只在绿叶间藏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蓝，并不如银杏一样轰轰烈烈；冬来到，小小的叶片青嫩如初，在阳光的照耀下，你能看到绿色的血液在奔流。

蓝花楹的日历完美屏蔽了冬，它的叶片就这样静静地绿着，绿到下一个花期。

情迷婺剧

□林毅巨

愤而跳入东海，玉皇深悯其文采，赐朱笔一支，命其掌管人间科举文运。于是，天下的读书人都供奉 魁星爷。有些家长会拉小孩上戏台让魁星爷的朱笔点一下，求个吉利。孙悟空是表演各种武术技艺，展示剧团武生的功底。

最后，金面 和 白面 出场。金面 财神赵公明，手捧大元宝，恭祝大家发财致富。白面 魏征亮出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等祝福条幅。永康农村有 白面做半死，金面讨利市 的说法。

由于长期在农村演出，为了迎合观众，婺剧重做轻唱。唱腔不如昆曲严谨，偏重于感情和气氛的渲染，方言演唱不大讲究吐字运腔的功夫，有的曲牌各个戏中可以自由套用。

婺剧的角色行当与其他剧种也大不相同。婺剧角色行当分老生、小生、大花面、小花面、花旦、正旦等共十五行。我曾向在剧团(中山剧团)唱过小生的徐仙配阿姨请教过。她说，她演的小生大致相当于京剧中的青衣，角色地方色彩很浓，没法和京剧一一对应，唱腔不同，她唱不了青衣。她还说，演婺剧若有斩小生的苦情戏，东家则要给红包冲喜；演 乞丐状元吕蒙正 的剧目，在高潮处，东家要往台上扔钱物等。

婺剧脸谱是在古老彩绘图腾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一般剧种脸谱指大花和小花，而婺剧的脸谱略带随意性和多样性。除大小花之外，还有小

生、老生等脸谱，总之很接地气。特别亲民的脸谱，能让百姓一眼识忠奸、辨善恶。

我们村的戏台在小学大门口，每次唱戏都要征用教室当化妆房、行头间等。我曾溜进教室，特意去看演员们化妆和练功，去摸了摸 魁星 那丑陋的面具和朱砂笔。

婺剧的曲目繁多，各个剧团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戏。名曲段有《僧尼会》《三请梨花》《火烧子都》《空城计》等。

我爷爷高小毕业，婺剧的曲目大多能从头讲到尾。我同村姑父的父亲则对二胡的演奏颇有心得。当年，两亲家凑到一块基本上就能对整个剧团的演员和乐师的水平高低做出较为精准判断。老人们喜欢围在他俩身边，听他们对剧目的讲解。当年，我经常跟着爷爷去看戏，最喜欢的剧目是《空城计》和《马超追曹》。

永康有正月和重阳唱戏的传统，很多老人听不懂普通话，也不喜欢文绉绉的唱腔，因此婺剧是主流。当年流行的露天电影已被淘汰，唱戏是农村最普遍的文化活动。前几年由于防疫需要，暂停唱戏和迎龙灯等群聚活动。今年，各种民俗活动迎来了爆发期，永康各地请剧团唱戏，热闹非凡，极具烟火气息的生活又回来了。

永康知名的婺剧票友吕国固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和他说我要再入师门，这次是跟他学唱婺剧。每当婺剧后台的二胡拉起，仿佛又看见那个坐在戏台边上沉迷于乐声中的懵懂少年。

不老泉边听泉

(外三首)
吕焯

流水细细搓成琴弦，山谷静卧成古色琵琶，水声左右跳跃，从上奔流而下，时而激昂时而舒缓，游人忘记陶醉，那些乐曲都成了絮絮叨叨的家常。我从大龙门外循着水声而来，安逸的树木站在路边，夹道欢迎的风吹散我的疲惫，不老泉的长老拄着拐杖摸着胡须，给眼前的田园描上光彩的白云，我追随祈求者的步伐，向山岙里的神灵表达美好的意愿，泉声喧哗的幸福指数，匹配我来时的艰辛和壮丽的明天。

做一天的山寨王 在大龙门

让出江山让出绿林让出山峰，用水声接纳疲惫的跋涉，让出财富让出荣耀让出让出的理由，用鸡鸣安放灵魂的惬意，在山谷有新鲜的传闻让你抬头，也有群鸭戏水鲤鱼从矮桥下穿过，这个山谷是卫强兄日常的版图，他的妻子和同伴每天用勤劳装扮，弥勒佛举着元宝抱着如意，换下众人的不堪，心灵的沉静，在水声和澎湃的回音里重塑，复原归零是一种行走的状态，如夜幕下的水流，不间断地从山崖上跃下，它们的日夜兼程为了早日找到心中的湖，湖心的温暖就是众人拥有的幸福，在大龙门，做一天的山寨王，做一天的记录者。

叙述中的壶镇 游击府

将军府邸的衰败，没有展示曲折的路途，一百三十年的烟云，给壶镇西施村的山谷增添了好奇。

武从公二十四岁入仕，凭精湛的武功耕耘于福建水师，四十一岁英年早逝，游击府才刚建成三年，威武的传奇让山沟里的府邸替代。

癸卯年的立冬后，我和一群诗友见证它的寂寞，四周的新房高高耸立，府邸的檐头向下仿佛触到了生活的烟火，一艘停泊在岸上的大船，被光阴淹没了影子。

有着好身手的从公后人艺名叫方野，古宅是他身上的佩剑，沉重无比，溃烂的墙面让剑身起锈，他的坚持守护老宅让腐朽的部分重绽新枝，我们端着甜美的菜饭，在从公堂的大厅，在荣耀和历史的湖面上，想着把先人的教诲再温习一遍。

麦积山看佛

佛，一尊又一尊，喜欢往麦积山的肚子里藏，藏进风雨藏进冷暖，我们丢掉盔甲攀援而上图的是敬仰，有人求财有人求官有人求生，山上的草木和佛一样睁半只眼，我从山的东边翻到西边，仿佛经历了春秋两季，有高潮亦有起伏的阴影，圣洁的高度总是让人失望，我爬不上麦积山藏佛的腹部，在月满东楼时，我举起酒杯也举起众人的麦垛，这个着装朴素的农家图腾，种植植物发酵的热情，众生的世界或许也是佛看见的。